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七十七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

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

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

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興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下益反

歸于

周萬民所望

音七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

孔氏曰都

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

○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

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

也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

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

○毛氏曰周忠信也

陳氏曰周鎬京也

○鄭氏曰古明王時

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丘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

孔氏曰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學官毛詩不得  
立故服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

音緇 側基

撮

七活 反

彼君子女綢

直留 反

直

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

陸璣艸木疏云舊說夫須蒺艸也可以為蓑笠

以臺皮為

笠

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艸笠而至尊野服

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

○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

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

度不得言撮

○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

也○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  
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  
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  
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  
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

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  
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鄭氏曰病時皆奢淫

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

音秀

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

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

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

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

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

○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

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

○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

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

音權

髮如蠶

勅邁反

我不

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

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

○

鄭氏曰蠶螿蟲也

說文曰長尾為蠶短尾為蠶

尾末捷

其言反舉也

然

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

孔氏曰鬢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

邁

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

朱氏曰思

○釋文帶作蒂云本亦作帶

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音餘我不見兮

云何盱

喜俱反

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

朱氏曰盱望也

○蘇氏曰帶由其自

餘而垂之

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

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

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

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不

假脩飾也

○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悲曠也幽王之時多悲曠者也

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

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弓六反

予髮曲局

其玉反

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鄭氏曰綠王芻

也

爾雅曰菜王芻郭璞云菜葍也今呼鴟脚蒔○董氏曰楚辭曰資菜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菜今

攷鄭氏說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為菜矣

○毛氏曰兩手曰掬局卷也○

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

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

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氏曰沐

蓋以待君子之歸也

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

盧談反

不盈一簷

尺占反

五日為期六日不簷

音占

鄭氏曰藍染艸也

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

○毛氏曰

衣蔽前謂之襜

孔氏曰李廵云衣蔽前衣蔽膝也

○朱氏曰詹與瞻

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歸耶

○後

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

舒救反

言嘽

勅亮反

其弓之子于釣

音

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嘽謂射

訖弛弓納于韋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

孔氏曰釋言云綸綸

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繩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綆謂之繩綆也

○丘氏曰言

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于韋中往釣我則為之繕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

也

陳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

音防

及鱣

音敘

維魴及鱣薄言觀

古玩反

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

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鱣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

古報反

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上照

反伯之職焉

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芄芄

蒲東反

黍苗陰雨

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

力報反

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

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

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

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

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

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

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丘氏曰蓋不定

之辭也

孔氏曰蓋者為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

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

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

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

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

師者旅者

鄭氏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

○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

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

後漢志南陽郡宛縣

本申伯國棘陽縣  
東北百里有謝城

○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鄭

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  
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

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王氏曰原隰既平則  
疆其土田故也泉流

既清則理其  
溝洫故也

○東萊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

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

事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乃多反

既見君子其樂

音洛如

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

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美

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

其葉又茂盛

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朱氏曰隰桑有阿則

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鳥酷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飶也

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於糾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

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輒

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

膠固也○王氏

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

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

○朱氏

曰謂猶告也

表記引遐不謂  
矣注謂猶告也

○丘氏曰詩人自道其

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

能遠告之哉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

規

○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

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

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東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

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



謂之何其犯分躡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為一體  
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

音花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

治周人為

于偽反

之作是詩也

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

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  
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  
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  
比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

當為楸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葉也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管

音姦

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

孔氏曰釋州云舍人曰白華一

名野管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

○孔氏曰刈白華

已漚以為管又取白茅纏束之○鄭氏曰之子斥幽

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白華則  
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  
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

王氏曰菅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

今王亂

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

著無不覆養

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

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  
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為膏而露為澤

○程氏曰天步時運也

毛氏曰步行也

猶如也

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

猶圖也

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

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

也

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漉

符彪反

池北流浸

子鳩反

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漉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

鄭氏曰豐

鎬之間水北流

○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曰小水微

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

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漉水流貌

詩曰漉沱北流

徐鉉曰沱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

祖焦反

彼桑薪印

五綱反

烘

火東反

于熨

市林反

維彼碩人實

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

少儀

云抱樵注云

未燃曰樵

○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印我也

烘燎也熨燧竈也

孔氏曰熨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

若今之火爐也○郭璞曰

今之三隅竈也熨音志

○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印

烘于燧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為燎燭棄

妻自傷失職也

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爨饗饌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

我反以燎於炷竈用照事物而已○蘇氏曰○程氏

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曰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

崇大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

鼓鐘于宮聲聞

音問

于外念子慄慄

七感反

視我邁邁

說文曰慄愁不申也亦作慘慘

朱氏曰慄慄憂貌

○王氏曰

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

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

○毛氏

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

姒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遠

我則嘗燥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踈遠

也

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慘慘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

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于

燥燥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釋文曰邁韓詩及說

文竝作怖孚吠反

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很怒也

有鴛鴦

音秋

在梁有鶴

呼各反

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鶯禿鶯也鄭氏曰鶯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也○

蘇氏曰鶯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鶯清濁則有間

矣今鶯在梁而鶴在林鶯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

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鶯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

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

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



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  
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  
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  
也

有扁

邊顯反

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

都禮反

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

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

疷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

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

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

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

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

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女何也

○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

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

面延反

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於鳩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

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

長樂劉氏曰緜蠻聲也

丘阿曲阿也

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廵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

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

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鄭氏

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

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

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

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摯○陳氏曰飲食以

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

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  
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

又命後車以載之

鄭氏曰車敗則

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  
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

此大臣之所當

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

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

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

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

徒旦反

行畏不能趨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

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大

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  
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  
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宰

老刀反饗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

廢禮焉

鄭氏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

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亨人掌外內饗之饗烹煮肉之名故熟曰饗也左氏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為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頰弁之詩曰有頰者弁寔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馨言有酒之旨有殽之馨何為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孚煩

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

為飲酒之菹也

李氏曰瓠葉新  
生可以為菹也

○王氏曰嘗其旨否

然後行獻酬之禮○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  
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  
王雖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

他故  
反

斯首炮

白交  
反

之燔

音  
煩

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李氏  
曰兔

以首言猶魚  
以尾言也

○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



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雙音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

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市周反之

毛氏曰：醕道飲也。孔氏曰：酬者欲以醕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酬之初，其賓飲訖，進

酒於賓，乃謂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

士銜反

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

所類反

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荆謂楚也舒

舒鳩舒鄂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

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

釋文曰漸漸亦作嶰嶰

○鄭氏曰武人

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

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

勞苦也

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

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畫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

長樂劉氏曰因以陟

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

○東萊曰解經不

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

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

在律反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

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

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歐

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

音的 烝

之丞反 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郎反 沱

徒河

反 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躡蹄也

孔氏曰釋豕云四躡皆白豸駭者躁疾之言白躡名之為

駭是躁疾於餘豕○爾雅曰駭與豸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躡

也謂四足連趾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

○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畢

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

孔氏曰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

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  
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  
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  
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  
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

○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

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  
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長樂劉氏曰  
記征夫遠行

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  
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  
他事

○東萊曰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

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寔深可懼  
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  
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  
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茗

音條

之華

音花

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茗之華

音云

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茗陵茗也將落則黃

孔氏曰釋文云茗陵茗黃華菜白華

芟舍人曰黃華名藟白華名芟陸璣疏云一名鼠尾  
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艸葉可染皂煮  
以沐髮即黑如釋艸之文則若華本自有黃有白而  
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  
紫耳及其將落  
則全變而黃

○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若之華其葉青青

子零反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

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丘氏曰

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

子桑反

羊墳

扶云反

首三星在鬢

音柳

人可以食鮮

息淺反

可

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

孔氏曰釋畜云羊牝物牝羊故知牂羊牝羊也

墳大也

○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罾曲梁也寡婦之

筓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瘵反首大而

身小

王氏曰牡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

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罾皆

不久也

毛氏曰三星在罾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筓之中其去須臾也○

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于將沒而望於魚筓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

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筓且一食無望

其餘也

朱氏曰罾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筓且得食足

矣豈可以  
望其飽哉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

音佩

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  
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  
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

之鑒豈遠乎哉

何艸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

艸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皆黃也

孔氏

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由怨也○王氏曰無艸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不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

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孔氏曰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艸不玄何人不矜

古頌反

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艸芽蘖者將生必玄

長樂

劉氏曰艸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

無妻曰矜

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

從役者

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

民之性也今則艸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

王氏曰艸既黃而死

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

徐履反

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

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

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  
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

彼空野之中與兕

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

薄紅反

者狐率彼幽艸有棧

士板反

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

孔氏曰  
中車有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  
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孔氏曰狐本是艸

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

狐在幽艸乎

何艸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七十八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正大雅

說已見  
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

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

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已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

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

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

朱氏曰文王之德業

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東萊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  
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

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  
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

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為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

王始自豳來徙至于岐山是為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

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

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為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

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丘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

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

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

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程

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亶亶

音尾

文王令聞

音問

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

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亶亶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

也

甫田鄭氏曰陳徧也

○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李氏曰哉

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朱氏曰所謂亶亶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

不已而人見其疊疊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

李氏

曰惟文王疊疊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 德盛如是故

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

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庶則百世為諸侯

鄭氏曰其子孫適為

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

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

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

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

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

○季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莆田鄭氏

曰此所以為徧賜也

○董氏曰魯魯文王集注作媿媿文王按

說文媿媿勉也然則字當作媿

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疊字徐鉉以為

字當從女從尾改之驚俗

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

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

音濟濟子禮

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

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

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

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則厥猶

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

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

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

士則可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前漢書王褒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為安寧焉猶人勤於畝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

七八反

熙

許其反

敬止假

古雅反

哉天命有商

孫子商之孫子其麗

力計反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

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

○孔氏曰於歎

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

爾雅曰緝熙光

也○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為

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

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

古亂反

將于京厥作裸

將常服黼

音甫反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

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

膚美也敏疾也裸

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

周禮疏曰裸謂以圭瓚酌鬯始獻尸也○孔氏曰

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言裸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士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裸將觀之則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朱

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

董氏曰黼繡於

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孔氏曰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績繡之飾則殷哱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哱殷冠也夏后氏曰收

周曰冕○鄭氏曰王指成王○毛氏曰蓋進也無念

念也

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

○孔氏曰爾祖文王也○

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

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  
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  
為戒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  
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  
云爾○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  
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東萊曰蓋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蓋

無念爾祖聿

于必反

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

喪

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

音峻

命不易

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

朱氏曰聿發語辭也

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

○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李氏

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

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来矣孟子曰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

心於其間哉

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

○毛

氏曰殷之未喪師帝乙已上也

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

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

○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

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

天命之難保矣

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恃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為鑒也

○大學

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東萊曰王者代天理  
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

帝

命之不易無過

反於葛

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過止也

朱氏曰過絕也

○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

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

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法也孚信也○

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

朱氏

曰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絕于天

○朱氏曰當布

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

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  
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

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

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緇衣大雅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東萊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  
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其怠瞭然可識愈  
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反

又

命武王也○明明在下

赫赫

呼伯反

在上天難忱

市林反

斯不易

以鼓反

維王天位殷

適音使不挾

子燮反

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

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

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

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

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

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

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

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

方其不可保恃如此○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

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

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

音至

仲氏任

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毗申反

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

音泰

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商之

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嬪婦也

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

○朱氏曰京

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仲任也

王氏

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

身重也

鄭氏曰重謂懷孕也

○鄭

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婦於周之京配

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

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

釐降二女于嬪  
汭嬪于虞也

○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

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

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

王馬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惟

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

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

氏曰文王小心恭順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戶夾反

之

陽在渭

于貴反

之涘

音士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

○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

地理志左馮翊郿陽注應劭曰在洽水之陽也顏師

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

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渭解見

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

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

默定其配

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為能一天下朝諸侯故

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為作合

○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之生配

於氣勢之處

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

其氣勢

○王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

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倪

牽遍反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

魚敬反

于渭造

七報反

舟為梁不顯其光

王氏曰倪磬也

孔氏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譬喻也蓋如今俗

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

○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卜

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

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為梁也然則造

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

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

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

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

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未有等制

○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

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

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如能為之配故備

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

渭也

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况周國自在渭旁

不是

○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

可以顯其光輝

鄭氏曰迎大如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子管反

女維莘

所中反長

張丈反

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

音祐

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如國也

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

長子

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

燮和也○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

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

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

鄭氏曰天



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天又篤厚之使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

生武王

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

保之助之命之而

使之順天命

陳氏曰書言燮友柔克有和順之意

以伐商也○王氏曰

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目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

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也○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為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檜如林○東萊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

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

音檀徒丹反

車煌煌

音駟驢

音元彭彭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

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緩流為洋洋。

○孔氏曰

檀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孔氏

曰郭璞云駟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孔氏曰彭

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

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

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肆故令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

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

○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

王為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

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

彌延反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繇繇瓜

古花反

瓠

田節反

民之初生自土沮

七余反

漆

七音

古公亶

都但反

父

音甫

陶

音桃

復

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繇繇不絕貌瓜紹也瓠

蒲剝反

也

孔氏曰瓜之族類本

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瓠瓠是瓠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

也之瓜  
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

生在此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曰沮水出

北地直路縣東過馬棚投棚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漢書地理志石扶

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邠邑注云有函鄉詩函國○孔氏曰漆沮之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

下傳云周原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

沮漆之間  
前世曰古公  
猶云先公也  
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

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

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

也○毛氏曰室內曰家

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廵曰謂門以內

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

瓠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於

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瓠况之絲絲則言雖弱而不

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絲

絲然

孔氏曰舜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

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

至太王而

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

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

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豈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

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

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

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

曰陶窳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澣水涯也

鄭氏曰循西水

涯沮漆水側也

○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

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

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

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

賢知也

王氏曰遂來相宇也

○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

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膾膾

音武

董謹

茶如飴

音移

爰始爰謀爰契

苦計反

我龜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

氏曰膾膾美也董菜也

釋文云廣雅云董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徒弔反○孔

氏曰內則曰董苴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

艸又云茷董艸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然

則董者其

烏頭乎茶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錫也○毛氏

曰契開也

前漢書注云契刻也詩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契音口計反○孔

氏曰春官筮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燠置于燠置于燠在龜東楚燠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燠之木燒之於燠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

訓契為開也

○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孔氏曰閔

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

臚臚然肥美其所生菜

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

此地將可居

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

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為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

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李氏曰古

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於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

居良反

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別之也○鄭氏

曰廼疆理其經界

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  
○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

可疆正其溝  
洫則水可理

○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

長樂

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  
宣畎導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也

○鄭氏曰

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孔氏曰  
在周原西

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  
龜地今為柤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  
西北四百里幽又在  
岐山西北四百里

○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

於也○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

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

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莆

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

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

朱氏曰言靡事不為也○孔氏曰言

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

色六反

版以

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

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

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

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版版  
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凡言  
興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  
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翼

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其  
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

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

家之位處

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  
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

○長樂劉

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  
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

為次居室為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抹音俱之陜陜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屢

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磬音蒸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抹藁釋文曰劉熙云藁盛土籠也陜陜衆也

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釋文曰度韓詩云填也○張氏曰

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進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氏曰薨薨聲也董氏

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之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

蘇氏曰削屢重複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



鄭氏曰五板為堵

李氏曰公羊傳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丈許慎五經

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

興起

也○毛氏曰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

孔氏曰韞人云為臯鼓長尋有

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磬鼓鼓役事

○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

築牆之意○孔氏曰掘土實之於蘩謂之抹抹之者

衆多墮墮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

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李氏曰既投之

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

馮然堅也

長樂劉氏曰削屨馮馮者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王氏曰

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塔皆興則營宮室也磬鼓

弗勝則人自勸功磬鼓之節反弗勝也

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

苦浪反

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七羊反

廼

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

孔氏曰明堂位

云庫門

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

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

○董氏

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臯門爾雅有闕也○朱

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

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時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伉高貌

王氏曰伉壯也

將

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

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為天子

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

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孔氏曰宜

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

田典反

厥愠

奸問反

亦不隕

韻謹反

厥問柞

子洛反

棫

音域

拔

蒲鼻反

矣行道兌

吐外反

矣混

音昆

夷駢

徒對反

矣維其喙

許穢

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

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蘇氏曰殄絕

也愠怒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聘曰問柞

櫟也

陸璣曰周秦人謂柞為櫟

械白桮

如誰反

也

孔氏曰郭璞云桮小木也叢生有刺

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桮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

丘氏曰混當為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駢突也

說文曰駢

馬疾  
行貌

○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朱氏曰大王所愠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  
夷○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  
然生柯葉行道兌然成蹊徑疆理葺治則昆夷疾奔  
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  
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東萊曰軍國之容  
雖備然大王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愠之夷  
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

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  
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  
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  
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  
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  
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  
夷駝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  
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

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詩乎蓋總  
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  
耳

虞芮

如銳反

質厥成文王蹶

俱衛反

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

有先

蘇薦反

後

胡豆反予曰有奔奏

如字

予曰有禦

魚呂反

侮士甫

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  
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

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

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曰率

下親上曰疏附

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

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

宣譽曰奔奏

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

武臣

折衝曰禦侮○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

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

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

○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東萊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

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  
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為善也至公無我  
也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音逼反音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芄芄薄紅反棫樸薪之樛

音酉之濟濟音辟音壁王左右趣七喻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桤也○鄭氏曰白桤

相樸屬而生者

孔氏曰釋木云樸枹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

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由附注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株迫迤相附著之貌

○毛氏

曰樸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

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芄芄

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樵

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

以喻

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

音捧

璋奉璋峩峩

五歌反

髦

音毛

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

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

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

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祭之用瓚唯灌為然祭

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

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大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

助行裸事 ○毛氏曰峩峩盛壯也 孔氏曰釋訓云峩

非獨一人 峩祭也舍人曰峩

峩奉璋 髦俊也 ○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

之貌 皆髦俊之士 ○朱氏曰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

向辟王之意 ○鄭氏曰奉璋之儀峩峩然故今俊士

之所宜

之  
淠

匹世反

彼涇

音經

舟烝

之丞反

徒楫

音接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毛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

毛氏曰楫權也

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撓或謂權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

○鄭氏

曰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

毛氏曰天子六軍○

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

○王氏曰

涇在周地輿所見也○鄭氏曰淠淠然涇水中之舟

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東萊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

陟角反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

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漢

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

○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

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

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

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

○

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  
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耳○歐陽氏曰雲  
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陳  
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  
作人之謂也

追

對廻反

琢

陟角反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

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

玉曰琢

○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

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

本質故以相為質也

○鄭氏曰罔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孔氏曰說

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

○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

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

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

丘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

為賢也

○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



人之效雖文王無為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

戶但反

麓

鹿音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東萊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  
為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之說於  
理雖無害然千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

側中反

楛

音戶

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

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楛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著

上黨人蔑以為筥箱又屈以為釵也○毛氏曰濟濟

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丘氏曰此篇凡

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

彼旱山之榛楛艸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

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

○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為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

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

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

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東萊曰繇之八章曰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榛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

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

所乙反

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

程氏曰瑟容也

○毛氏曰玉瓚圭瓚也

鄭氏

曰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

長尺有二寸賜其諸侯蓋九寸以下

○鄭氏曰黃流秬鬯也

孔氏曰秬黑黍一秬

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

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

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攸  
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

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

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

黃流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衆於

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賈公彥曰卹彼玉瓚蓋古文

以瑟為卹也○東萊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宣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又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鷓之類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為鳶即鷓也

○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程氏曰作興

起之於善也○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

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

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

上聳身直翹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

曰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

也○東萊曰作人之盛至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

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駢

息營反

牡既備以享

許丈反

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

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

孔氏曰駢牡赤牡之牲也

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駢牡蓋以色自

別爾○孔氏曰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朱氏曰備全具也○鄭氏

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年豐畜

碩也

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

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東萊曰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

力召反

矣豈弟君子神所勞

力效反

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愜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程氏曰今人種榆亦



焚之使茂

○鄭氏曰勞勞來猶言飲助○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愾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

力軌反

施

以豉反

于條枚

芒回反

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

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

○程

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枚○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鄭氏曰葛也

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  
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  
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側皆反

文王所以聖也

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

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思媚

美記反

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

許韋反

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

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室王室也

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

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

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又曰春秋傳曰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邲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

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大任迺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

而稱其為周室之婦

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

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

○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

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

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

而子孫衆多

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如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如此周之所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音通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

牙嫁反

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

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

毛氏曰宗神也○張

氏曰未追  
王故稱公  
○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法

也寡妻適妻也

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御迎

也

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

○朱氏曰言文王上有

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  
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  
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  
各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  
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

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雖雖

於容反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音亦

亦保

毛氏曰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

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

歐陽

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  
怠常端莊若有所臨

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

其純亦不已如是○東萊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

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

古雅反

不瑕

音遐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

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

陽昏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

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

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

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  
而亦未嘗不入於善

○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東萊曰戎疾大患難也羨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音亦

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為



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斃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惟文王之

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

孔氏曰言

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

○朱氏

曰凡所以致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

斃○鄭氏曰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

之美也

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如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

○董氏

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

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斃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鄭氏作四章章六句

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孔氏曰定本皇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

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九又反

爰度

待洛反

上帝者

巨夷反

之憎其式廓

苦霍反

乃眷

音卷

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

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程

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

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

○毛氏曰耆用也廓大也

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

所歸矣

鄭氏曰謂所歸就也

○程氏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

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  
究爰度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  
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  
天下○莆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  
用大而為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

子位也

程氏曰謂使其居  
西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屏

必領反

之其菑

側吏反

其翳

於計反

脩之平之其灌

古亂

反

其柵

音啓

之辟

婢亦反

之其檉

救負反

其据

羗居反

攘

如羊反

之剔他歷反之其爓烏簞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

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屏除之也○毛氏曰

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自斃為翳孔

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孔氏曰脩

理之平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毛氏曰灌

叢生也桷桷也孔氏曰郭璞云桷樹似柵椽而庫小

曰行生○程氏曰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檉

河柳也

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赤枝葉似松

楛櫝也

孔氏曰孫

炎云櫝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程氏曰攘之

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毛氏曰壓山桑

也

孔氏曰郭璞云壓桑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壓桑次之○朱氏曰壓與柘

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

串習也○程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

路也○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

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

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

始大王之初也

○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

周也○呂氏曰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

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

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

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朱氏曰天以

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

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

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東

萊曰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大王以來世以平夷

為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

則天命之矣

帝省

昔井反

其山柞棫斯拔

蒲具反

松柏斯兌

徒外反

帝作邦

作對自大

秦音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

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兌

者悅澤外見之謂

毛氏曰兌易直也

○毛氏曰對配也○孔

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没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



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

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

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

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

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

○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

之治以山為興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

配謂為生明君也

丘氏曰天以聖君為已配作對謂文王也

是乃自太伯

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孔氏曰由太伯讓於

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

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

待洛反

其心貊

武伯反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釋文必里反  
當作毗志反

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音耻施

以鼓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

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

○毛氏曰貊靜也

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

○程

氏曰類肖也

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

○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

長賞慶刑威曰君

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威其刑

○鄭氏曰

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

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

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丘氏曰

比親也

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

○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

延也○程氏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

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

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謹諱也○程氏

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

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

以為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為人之長能為人之君

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

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  
文王其德無有恨○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  
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

于願反

無然歆

許金反

羨

錢面反

誕

但旦反

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

魚宛反

徂共

音恭

王赫

虎格反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

安旦反

徂旅以篤周祜

音戶

以對

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

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

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

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

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

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

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

孔氏曰王

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祖共皆為國魯詩之義亦以阮祖共皆為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

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

○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

止也

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

○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

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為強無以貪欲

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

道

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

民速濟乎大難者也

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

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

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

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

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居良反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

息淺反

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

孔氏曰依止也

○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

○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

○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

孔氏曰無得陳兵于我陵○



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

度謀也鮮善也

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孫炎云別不相連也

○毛氏

曰將側也方則也○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

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

後侵

之 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

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

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

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

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

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

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閼駟以為本周之程邑也○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

法則下民之所歸往

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

○東萊曰用兵

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

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

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為大革更也○

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也○

毛氏曰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孔氏曰鈎援一物以梯倚城相

鈎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

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為

無道

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

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毛氏曰墉城也○程

氏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

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

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

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

義

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

張氏曰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强大兵革而人自服

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

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

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為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

爾攻伐之具以伐為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

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

王業成

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

也

○東萊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

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

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

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音弗崇墉仡

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鄭

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氏曰連連

徐也

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

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

左耳曰馘

孔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

耳以計功也

○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

類於外曰禡

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

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

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

毛氏曰第第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

肆犯突也

孔氏曰左傳云若使輕者肆馬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

○毛氏曰

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

孔氏曰拂拂違也

○程氏曰崇侯

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

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

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

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

古者出

征類于上帝馮於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

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

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威德被于四方也

○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

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



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

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

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東萊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下皆

講師之贅說也

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

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為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為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秦誓三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

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

晁氏曰為劉向之學

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為也

○毛氏曰四方而高曰

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

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址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

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

營謂定

其基址

○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

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東萊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濬精神宣節勞逸盖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

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  
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  
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  
之庶民政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

囿麀鹿攸伏其言得之矣

毛鄭以此詩為五章章四句或以為前二章章六句

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椒舉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為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他章矣然則章向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

居力反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音鹿又鹿憂

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為父來也。○毛

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墻為界域而禽獸在

其中。○說文曰囿宛有垣也。

○爾雅釋獸云鹿牡麇牝麇。○毛氏曰

攸所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

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

李氏曰左傳云築郎

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馬用速成其以勸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

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為囿沼。○趙氏孟子注云文王

此囿中麇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

王氏曰麇鹿攸伏則

孽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從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

之而弗疑也

麇鹿濯濯

直反角

白鳥騫騫

胡反角

王在靈沼於朏

音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騫騫肥澤也

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

者互相足

沼池也朏滿也

蘇氏曰朏充也

○鄭氏曰鳥獸肥盛喜

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長樂劉氏曰麇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騫騫者飛鳴自適也於朏魚躍者魚騫則潛今朏而躍者習

於仁而自遂也

○鄒氏曰麇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

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虞

音巨

業維樅

七凶反

賁

扶云反

鼓維鏞

音容

於

音烏

論鼓鐘於樂

辟

音壁

靡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柎業大板也樅崇牙也

鄭氏

曰虞也柎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板於上刻畫以為飾○孔氏曰縣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



直立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為之飾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鼓也孔氏曰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韡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鼗是也

大鐘也

孔氏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

○鄭氏曰論

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

蘇氏曰論講也

○毛氏曰

水旋丘如壁曰辟雍以節觀者

孔氏曰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

有地猶如壁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

宮說者以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  
靡說者以靡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  
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  
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靡  
之樂遂以辟靡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  
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  
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  
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  
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  
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  
辟靡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  
更在南方七里之外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  
壅之以靈沼謂之辟靡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之  
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靡則辟靡及三靈皆  
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東萊曰於歎辭也樂記曰  
云辟靡大射養孤之處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或疑  
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靡學校  
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  
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  
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  
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徒何反

鼓逢逢

薄紅反

矇矇

音蒙反 蘇口

奏公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

鷺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鼉之鼓則以

鼉皮為鼓可知矣

○毛氏曰逢逢和也

釋文曰埤蒼云鼓聲也

有眸子

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眡

鄭氏曰凡聲使瞽眡為之

公事也○東

萊曰樂者矇眡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眡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

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

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

○毛氏曰三后大王

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

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

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

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

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  
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東萊曰下者繼上之辭  
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  
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  
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  
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

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

王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

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為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為式武王作求至于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

土之所以為武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

朱氏曰武

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  
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

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

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

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

下及鄭箋引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



董氏曰淮南子

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

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

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答曰大雅曰昭

茲來御慎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  
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  
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為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氏

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

以總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  
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適

尹檣反

駿

音峻

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適，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

氏曰：烝，君也。

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為君也。

○蘇氏曰：文王之

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  
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吹，詮

詞也。從欠，從日。詩曰：吹求厥寧。余律切。

董氏曰：孫毓引詩曰：吹求

寧厥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  
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邗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  
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  
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滅

況域反

作豐伊匹匪棘

居力反

其欲適追來孝王

后烝哉

毛氏曰減成溝也

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或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

有減減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

○陳氏曰匹稱也。○鄭氏

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

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

減為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為侈大唯其

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

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

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

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

直角反

維豐之垣

音袁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

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

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

○毛氏

曰翰榦也○呂氏曰文王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

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

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榦榦也

○

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

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壁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

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

水入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

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

董氏曰詩

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

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

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

哉

朱氏曰皇王有天  
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

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北  
尹上林苑中益康云長安

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  
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

○長

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  
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

馬

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邠而公劉則居於豳馬太  
王邑岐而文王又遷於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



民之歸者日衆其地  
有不能容必至于足

○張氏曰靈臺室辟靡文王之學

也辟靡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靡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靡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于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

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  
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  
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

起音

武王豈不仕詒

以之反

厥孫謀以燕翼子武

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  
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况  
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

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

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  
○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

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  
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東萊

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盖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四第三頁後五行綢直如髮刊本綢  
訛繆今改

第十九頁前三行公劉云刊本公訛父據孔疏改  
卷二十五第十九頁前二行春官莖氏掌共燠契  
以待卜事刊本莖訛董據周禮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盛土於器也刊本盛訛乘據  
說文及孔疏改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王裸以圭瓚刊本瓚訛璋據

禮記及鄭箋改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若夫山林匱竭刊本竭訛端  
據周語改

第三十五頁前四行魯衛毛聃下刊本脫部雍曹  
滕四字據左傳增

第五十四頁前八行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刊本  
節訛飾據彙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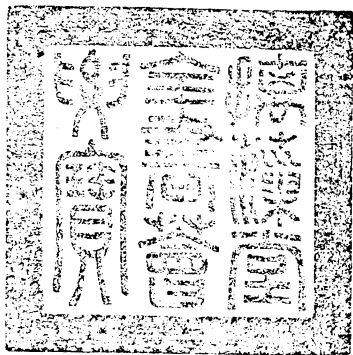
第五十四頁後八行辟靡大射養孤之處刊本孤

訛孫據孔疏改

第六十一頁前四行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刊本  
入訛之據孔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昭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宣葆光